

苏东坡一生“挚爱”者，有弟弟子由、几位妻妾；“喜赏”者，大致是一些女子、弟子和友人。此外当然还有“敬重”者。像对女子一样，他对一些所谓的“异人”，主要还是“喜赏”。“敬重”者除了父亲，还有欧阳修、张方平、司马光、范镇等人。他说欧阳修：“公之生于世，六十有六年。”“斯文有传，学者有师，君子有所恃而不恐，小人有所畏而不为。”（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）他说张方平：“我晚闻道，困于垢尘。每从公谈，弃古服新。”（《祭张文定公文》）三种不同的情分与姿态，其中当然深有原因。对人的敬重并不由世俗地位所决定，比如诗人对一些道士、逸友、高人、同僚等。这三种情分之中，“挚爱”和“敬重”是最重要的，应置于最高处。“挚爱”一般来说有血缘关系，或深刻的肌肤之亲；而“喜赏”者则是可爱的、难舍的，他们当然不仅是女子，比如分别大苏东坡四十六岁、四十二岁的张子野和刁景纯。他在《赠张刁二老》的诗中写道：“两邦山水未凄凉，二老风流总健强。共成一百七十岁，各饮三万六千觞。藏春坞里莺花闹，仁寿桥边日月长。惟有诗人被磨折，金钗零落不成行。”类似的“喜赏”，还有他的

挚爱、敬重和喜赏

张炜

几位弟子比如黄庭坚、秦观等人。

令人喜欢和欣赏，必有动人可处，需要一定的人生及见识分量，不是其他可以取代。亲情大都无可替代，“喜赏”则是一路的遭逢者，比如对人、对山水景物、对海南那只可爱的动物乌嘴等。“敬重”往往是一生最难得的关系，需要极特别的对象，他们大致是恩人和师长，是对人生有大启悟的那一类人。我们可以说苏东坡一生挚爱和依赖的就是弟弟子由，他们互答了那么多诗文，一有机会就走到一起，难分难舍。诗人生死关头托付于他，绝望之时倾诉于他。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子由，苏东坡会有多么大的人生遗憾甚至苦痛；而兄长的早逝，对于子由又是多大的痛惜。他们二人性情有别、文风不同，就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看，苏东坡的所有行为子由未必完全赞同。他们除了少见的几篇诗文表达了对物事的不同意见之外，其他的争执和所谓的“和而不同”，还没有多少记录。我们觉得，一生只娶一位女子、终生与之相伴的子由，对苏东坡身边常常出现的那些皓齿明眸，大概不会苟同和赞许；但子由一生真挚地牵挂他、爱他，也敬重他。子由跟随着兄长的脚步，从幼时玩耍到北上科举，再到后来的风雨仕途，特别是朝廷上的那些攻防抗争，两人总是荣辱与共、同进同退。当兄长有了生死之虞的关键时刻，弟弟愿意以自己的官职去换取他生之希望。关于兄弟二人，值得大书特书的方面太多了，这让我们珍存。作为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元素，它们留在记忆中、留在后人心中。

苏东坡钟情的除了两位妻子，还有聪明可人的朝云，耳鬓厮磨，相知相惜。我们可以想象没有朝云陪伴的日子，苏东坡就像一棵半枯的树，只有一个侧面保持了生机，虽仍可冒发油绿的枝叶，迎向阳光和星月，但另一面的枯槁却不忍卒读。生命中的另一面，另一半已经死亡，却又生出别一种生命奇观。我们如果追究它的成因和后果，都会受到感动，其中的情分是可以简单地量化，它们可以感受。这样的情分其实是无可创造和复制的，它们好像天生如此。这里既包含却又超越了“喜赏”，两个生命没有间隙、没有提防、几欲忘我，所以只能用“挚爱”两个字去加以概括。在艰难的人生旅程上，这两个字不得不放在“敬重”和“喜赏”的前面，成为最重要的部分而存在。

编者按：晒盐、织土布、编竹篮、砌土灶、扎布龙……昔日曾经出现于日常、服务于百姓的手艺现在已不多见，成为父辈的经历、美的回忆、非遗项目与民俗文化的积淀。现在的人，不妨了解一下。

久居他乡的阿姨打来电话，让我帮她买些盐。盐，超市不是都有吗？阿姨解释：吃惯了老家的盐，就是觉得超市里买得少了些味道，你就帮阿姨去买一点“老人”晒的盐吧。

如阿姨这样打来电话的并不是第一个。“老人”晒的盐，是指那些岛上的老盐民晒出来的盐，是岛上自己晒的海盐。年轻人并不存在这样的焦虑，也没看到过晒盐时那种火热的场面。我在想，是不是老一辈人纠结的不是盐本身，而是那些晒盐的人们。盐场的消失并不代表着盐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，但老一代的晒盐人，都转业转产了，整个岛上没有了晒盐人，当然，也没有了晒盐这门手艺。

我读初中时，学校前后都是盐滩。夏季，晒盐最旺盛的时节，四周全是白得让人闪神的盐，学校被成片的盐滩包围着，当每条路上堆满了要装运的盐时，远看就像下完大雪后的景色。可惜，那时候的照片像素不高，也没有航拍，那样的场景只能在脑海里回想。以后，再也不会出现了。我们每天必经的那

人过六十，您能领悟：如果家有女儿是一名牙医，您一定是最幸福的。我今年八十二了，没有女儿，有此想法已二十多年。

医生号称“白衣天使”。当我坐到牙科的椅子上，天使降临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我仰头闭眼，张大嘴巴，耳边只听得燕语莺声：“合拢，张开，放松！一点点痛噢，勿要紧张……”天使的脸就在头上！反向思维一下吧：天使每天看到的，是病人一张张扭曲的鬼脸，满嘴病牙，七倒八歪，有的还有气味……这就叫“天使与魔鬼”。您不得不佩服天使们的菩萨心肠。

记得华山医院有姐妹两位牙医，姐姐名“青”，妹妹名“春”。她俩的父母，不忧牙痛，永葆青春，令人羡慕！我的校友邓辉，她的妹妹邓燕，也是牙医，不过落户苏州，救不得我。看来，高明的长者总是生一对牙医女儿，并蒂莲一般保护家宅



收麦子 (油画) 铁扬

辛丑初春探梅纪游

洪伟成

其一

东风催放万株梅，
春草如丝几度回。
花影多情疑入梦，
千红万紫作霞堆。

其二

梅开冬尽有真禅，
霜雪蓄芳已过年。
楚阁晋亭隔水望，
闻香十里不须船。

其三

前世与梅似有邀，
一周数度过香桥。
朱砂粉白枝头颤，
芳径留痕踏不迟。

其四

最念春来共赏梅，
欢声一路屡相陪。
花妍日暖遂心意，
举座开怀少一杯。

条路上，总有人在装盐、运盐，边上的盐滩还有盐民在晒盐，一路是盐的味道，盐民们汗水的味道，农用拖拉机黑滚滚的浓烟飘过的味道。

我偶尔会停下来仔细地看他们。那些与我父亲同龄的人们，光着上身，黝黑的身上肤色是不均匀的，尤其是脖子，红且黑，还有肩膀上磨得红红的。在炎炎盛夏，他们站在黑膜上，我总觉得那黑膜烫得要着火似的，我站在边上都觉得热，何况他们呢。

盐业历来是海岛人重要的就业谋生之产业，所以，虽然苦，但还是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产业。盐民太苦，只有晒盐人才知道晒盐苦到什么程度，曾经有一句老话“人生三大苦，打铁晒盐磨豆腐”，后来打铁和磨豆腐已经机械化了，有些晒盐工具虽然也有了改造，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，更多的时候，晒盐还需要人们最原始的操作。晒盐看着简单，其实也是需要手艺的，同样是晒盐，这滩与那滩存在差异，晒出的盐，质量也存在好坏。人们常开玩笑地说，光是看看脸上的黝黑程

度，就能看出这位晒盐人的勤劳与否。盐民的勤劳程度决定了盐滩的产量和质量，俗称“人勤滩不烂，整滩出高产”。

某次，我还看到了一位女晒盐人。那个女人，用头巾包住了脸，头发都裹在帽子里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背上的衣服全是汗水，黑色的袖套也是颜色不一，脚上穿着黑色的长雨靴，与光着膀子的男人们相比，她是那么的醒目。她默默地挑着白色晶莹的盐，步伐有点沉重，但她只是走得慢一点，不愿停下来歇歇。她的汗水夹杂着盐的味道，与地上的盐水融成一团。后来才知她的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她要多赚点钱，那时候，在车间工作还是晒盐收入高一些，于是她跟丈夫一起来晒盐。

许多年后的某一天，我坐公交车时碰到了她，她拎着大包小包，带着孙子刚从儿子所在的城市回来，准备在老家待上几天。儿子毕业后在那座城市娶妻生子，生活得还不错，一直在那里带孙子。我看着她，与以前相比，人白了，皮肤也不粗糙了，大概是不用晒太阳的缘故吧。谁能想到，她是当年的晒盐人呢？

有钓鱼般的耐心，轮号排队很慢，必须等呀等，一颗牙免不了跑几趟，补好一颗牙，也得过两小时才能吃饭。

您怕那牙钻的咕咕咕的声音吗？我是有点怕的。还有那躲不了的根管治疗，大大小小的钢丝弹簧，没完没了地往牙洞里钻，抽神经呢！人到此，恨不得自己毕生麻木不仁，要那么多数敏感神经做啥？人哪，比不上鳄鱼健壮，鳄鱼的钢牙随掉随换，轻松自如，一辈子可拥有2000颗牙齿呢！

我77岁时到上海某口腔门诊部装了活动假牙，这是我第三次装活动假牙，最为满意。进门就见墙上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《蔚蓝信箱》主持人蔚蓝的题词，令人信任。这家口腔门诊部的台湾老板，是一名牙医，由于自幼看到父母饱受牙病之苦，成年后决心不忘为老年人服务。挂号处聘用了医院退休的老护士，每到临近中午，就给待诊的老人们发放萨其马，怕大家饿着。上岗的医师，有的像是医学院的高材生，服务态度极好。最妙的是，如果您装部分假牙，余下的半口牙就带回家，以后如掉一颗真牙，可再补粘一颗假的，不收任何费用。这几年，我先后麻烦过他们两次。我想告诉蔚蓝，您的宣传确实名副其实。

一年又一年，我的牙齿，平均每年会出一次问题。鼠年春天，旅游加加勒比海，因疫情滞留美国七十天，买不到机票，回不了家乡。突然下牙根犯病，咀嚼困难，上海远在万里之外，救不得我也。后来，在洛杉矶我们住的华人区，找到一个台湾医生的私人诊所。小小的屋子里，拍X光片，为避辐射，将一个沉重的铅背心，压在我胸上。打过麻药后，那医生在我的牙根上又是铲，又是锉，感觉就像推土机在牙床上大肆作业。“好了，干净了！”吃一周消炎片后，拆线，果然得到了根治，从此

我中学在雷士德中学求学，有一堂课是 learn to speak by speaking (通过讲话学讲话)，不用课本，上课就是师生聊天。老师爱德华兹热爱中国，每星期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一篇文章，我们学生就跟他聊天。

我学俄文，老师是俄文《星报》的派报员，我上他家，他的母亲很高兴和我聊天，可我就是怕讲错，错过了讲俄语学讲俄语的好机会，甚至不敢早一点上她家。我俄语讲得不好，就因为不大胆讲俄语。我的同学李晏就不然，他俄语的口语文笔俱佳，就因为他大胆讲和写俄文。

希望小朋友学外文要多讲外文，别怕讲错。

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。举一例：医院提倡洗牙，而洗牙是自费的，有多少人年年洗牙呢？老人往往只有半口或若干颗真牙，也要付全费吗？对口腔问题来说，是防治并重，还是预防重于治疗，我不太懂其方针政策，总之希望向发达国家学习，加大这方面的投入。

2021年2月5日，陪老妻到瑞金医院补牙，过程顺利妥帖，享受社会保障，个人仅支付人民币1.3元。归来想到自己治牙的经历，乃有以上所记。

自我有记忆起，外婆家的庭院就栽着众多的花木。门前水塘四周栽着茶花、桂花、天竹、万年青，门后小弄里种着月季、百合、海棠，一年四季花开不断。

外婆最钟爱的是放在天井里的那几盆兰花。清晨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常常看见外婆在天井里精心弄着兰花，拔草、松土、浇水，有事没事都爱在兰花前站上一会儿，然后挪着小脚去干一天的活。让赏兰成为新一天的开端是外婆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。看见兰花发新苗是外婆最高兴的事，她会一一招呼我们去看抽了几芽。由于外婆的细心养护，兰花每年都开很多花，外婆是个实用主义者，她不是为养花而养花，她认为花是要为人服务的。

李俏红

所以每回兰花开，她只留下一株在天井里散发幽香，其余的都摘下来，一朵一朵送给左邻右舍。有时兰花开得多，她不仅在我们孩子的发梢上插上兰花，也在自己的发髻上簪两朵素雅的兰花，七十多岁的外婆在我们眼里风韵不减。

外婆是个极爱美的人，一年四季，衣服永远光洁如洗，发髻永远没有一丝凌乱。在她那个年代里没有多少打扮自己的东西，她便对着兰花描鞋样，描枕样，然后一针一线绣出美丽的图案。

每年冬天，外婆都要像呵护自己孩子一样，把天井里的兰花搬到厢房里去。她那弱小的身躯，真不知哪来这么大力气，捧着一大盆重重的兰花，颤颤地挪动三寸金莲，真让人替她担心。但最终她总能把兰花一盆盆安置好，脸上还分明挂着甜美的笑容。也许与兰相处久了，外婆本身就成就了一个兰心蕙质的女子。

外婆家门前有一株泡桐，常有成群的鸟儿栖在上面。春天开花的时候，一哪儿一哪儿随风洒一地的淡紫，飘在山涧里，落在瓦脊上。雨来时，便起一阵紫色烟霭；雨停时小鸟叽喳来回踱步，我们在树底拣了花儿当喇叭玩，淡紫的花儿流光溢彩，这天地间豁然清明生动起来。

泡桐花落了，屋后的金银花黄白又爬满墙壁，那缠缠绵绵的藤如少女临风探水，让人看了心柔柔的。金银花发出的香味甜甜的，恰到好处若有若无，常常在你不经意间轻轻袭来，送你一个惊喜。

与金银花同开的是窗台外的蔷薇，粉红的花天天由浓到淡变化着，一推窗就是一幅别致真切的风景画。接着是院子里的桔花开了，整树雪白雪白的，香味浓郁得风都吹不散，有阳光的日子整个小村都弥漫着这种桔花香。外婆说：“今年花开得好，秋时桔子一定满枝头，到时你肯定可以吃个饱。”

那时，天特别蓝，草特别绿，溪水特别清澈。而今外婆过世已很多年了，但外婆的兰花还在，在那乡间阴凉的天井里，它们一如往日的葳蕤、清幽。那小轩窗簪兰的一幕，那满园的花香，总在我思念外婆时悄然浮上心际……

十日谈

正在消失的手艺
等建国长大后，牛头失业了。
责编：杨晓晖

